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目次

經濟

宋二

敷文閣待制薛直老弼

徽猷閣直學士沈元用晦

敷文閣待制郁元禮約

吏部侍郎趙叔達粹中

淮西運判方躬明有開

龍圖閣直學士吳明可芾

寶謨閣待制徐子宜誼

吉州刺史蔡直之必勝

建康府通判陳同父亮

敷文閣待制周彥廣淙

通判邵武軍葉石叔介

煥章閣學士沈賓王作賓

煥章閣學士黃文叔度

青松居士俞商卿灝

安德軍承宣使趙君錫希琯

敷文閣待制王資道居安

資政殿大學士趙清臣善湘

司農卿洪季恩夢炎 從兄揚祖附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平原陸鍾良登之氏閱

經濟

宋二 共三十五人

四川宣撫使鄭亨仲剛中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紹興二年進士第三人調溫州判官賑飢得法用秦檜薦爲勅令所删定官累官尚書右司員外郎時秦檜主和議剛中爲陳虜不可信不聽

權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而胡銓上書遂請
斬秦檜以謝天下帝震怒禍且不測剛中率同臺論救
銓得編管改宗正少卿遷秘書少監樓炤出諭京陝辟
充參謀官還除禮部侍郎再擢樞密直學士出為川陝
宣諭使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將至剛
中出關迎之與贊謨反覆爭詰卒全階成岷鳳及秦商
之半列險據要蜀賴以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
使宣司舊治河池餽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
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餘萬

時蜀中勁卒十萬都統吳玠楊政郭浩已加三少皆驕
蹇難制剛中每折之以威接之以禮無不帖服初議移
屯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
厲政即聽命虞允文嘗曰允文與諸將往來見其私
言動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者又於階成二州
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撫蜀六年
儲偫豐積將士用命虜不敢犯當時每與宗忠簡同稱
曰宗汝霖如臥虎之在北鄭亨仲如伏熊之在西其見
推重如此秦檜聞蜀中富饒諷使進金三萬兩又令下

錢米制門剛中曰今日講和正為他時恢復計要當息
民儲備為先者不從檜不悅令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
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為之不隸宣撫司因令刺求剛中
陰事會虜索北人在南者檜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
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驍勇剛中以其留蜀久縱之必
生患悉斬之檜怒其專召剛中還文致其罪罷職謫桂
陽軍居住再徙桂州卒檜死追復原官謚曰忠愍

觀文殿學士葉少蘊夢得 子模附

葉夢得字少蘊湖州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歷官祠部

[illegible]大觀初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書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者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内輕外且請身先衆人補郡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移帥潁昌府高宗駐

擢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强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之度內矣因請上南遷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遷尚書左丞上以參得深曉財賦乃除參政殿學士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

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府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皐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備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而陰與豫通夢得諭以禍福皆聽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人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又奏江防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東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

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臨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命諸將審度敵形措力進討明年金人入寇遂至柘皋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濟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餽餉軍用不乏故諸軍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倡亂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

歲遂平寇五十餘羣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贈檢校少保

參知政事李泰發光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隺其興吾門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改知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冲怒風部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爲屈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諂諛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

陽朔縣時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於水驛綱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月定交而别除司勳員外郎遷符寶郎郭藥師叛光知欽宗有内禪意因納符請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為皆咈衆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為異欽宗受禪擢右司諫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為國望詔大臣别議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强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朝

堂光言祖宗規模宏遠安可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當
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
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
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太原圍急奏乞
就委折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
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爲首領
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真劫質親王以三
鎮爲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備以伐敵人之謀彗
出寅艮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

作春秋不書祥瑞者盖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謫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擢侍御史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壘城止為十地分分廵內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蠲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讙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撫得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

陽金人奪馬家渡御營統制王𤫊王琪素不相能至是應潰兵皆城外索戰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讐之義皆感悟解去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西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為浮梁以濟須臾軍傅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挂之砲至即反墜

不能傷取樫木為檣竿倚女墻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戚方閭宣與其副茲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為備而援師至嘗貢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七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毋落賊手除徽猷閣待制擢吏部侍郎光奏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為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

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碙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繁昌蕪湖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蓧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撙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爲盜某爲守分當相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勉力

忠義勿以前事爲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爲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倘因斯時斷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叛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宣撫使光假道至郡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筭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時太平州卒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拜禮部尚

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遣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爲楊么相挻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令諸路荒旱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殘恤流殍時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勝算在我矣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

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光名鎮壓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黠虜姦計隳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為自治之計旣而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乞去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為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賦詩唱和譏訕朝政移昌化

軍檜死始以郊恩復官聽自便行至蘄州卒年八十三追復資政殿學士謚莊簡初光過宋都從劉安世講學得其精微故於死生禍福之際無所屈撓及再涉瘴海處之泰然日讀周易一卦因著易傳十卷行於世四子孟㥧孟堅孟珍孟傳皆知名士而孟傳最著自有傳

顯謨閣待制王宣子佐

王佐字宣子山陰人以南省高第廷對第一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時秦檜專政其子熺提舉秘書省館中率趨附之佐獨簡默嚴重未嘗妄

[illegible]語嘗語同舍謂不宜自屈憤悶不能平嫉言者論去之及檜死熺斥尋復起用歷尚書吏部員外郎檜妻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未領者自號冲真先生佐駁之曰妾婦安得此稱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正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王氏死卒奪先生號淳熙中知建康府有妖人挾左道鼓衆謀不軌佐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命捕爲首者至前詰數語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於嶺外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佐擲筆乃與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牘案治他事延

見賓僚乃退無少異於常日後徙知潭州宜章民柬峒竊發甚猖獗佐被流人馮湛權湖南路兵馬鈐轄假便宜往征之乃具奏論賊勢上是其策遂就擒詔以佐忠勞備著超陞顯謨閣待制歷工戶二部尚書淳熙十一年奉祠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山陰縣開國男

資政殿學士葉審言義問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慷慨多大節爲小官卽疏時相姦邪分教上饒護郡印輒發常平米賑飢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

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使之通判江州廖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召拜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故檜所爲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鉏異己者義問累章劾之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去又言凡擇將遇一闕令樞密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進侍御史遷吏部侍郎自檜主和議、

邊備寖弛義問奏有備無患請防海道守淮甸遣戍卒嚴斥堠練軍牧馬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有餘壽拜同知樞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以備之逆亮果窺江上命視師江淮御書義問到處如朕親行八字於旗以賜之遂有采石之捷孝宗即位封新安郡侯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義問雖登政府所得俸祿盡周故人賢士無資治第寓衢州僧舍以卒謚忠簡

布衣張叔靖顧

張顧字叔靖瑞安人世居陶山倜儻有氣節平居禮貌踈簡至談古今理亂襟度豁然若人人在其懷抱中里人有爭訟多就正一言而決台寇薄城不利由桐嶺將趍瑞安顧聞之即傾家具治牛酒召邑中少年勇敢者數千人割灸共飲語之曰吾屬墳墓妻子皆在於此寇至則無噍類矣盍相與戮力共保之諸少年曰請受約束顧遂以軍法部署先令五百人持旗鼓夜伏陶山之左約曰聞鼓則起後令九百人分為三隊揭竿為旗甚

要而陣令曰明晨賊至則三隊更進迭戰少酣即佯奔鼓旗走陶山北聞鼓則反戈違令者斬顏乃自將數百人携雷鼓伏山頂明晨賊果至三隊迭進輒佯走賊爭利而前顏見賊已入伏即援桴鼓之伏兵競起三隊反兵夾攻呼噪之聲震山谷賊大駭奔潰自相蹂踐死者不計其數生擒數百人或曰盡獻俘幕府乎顏曰吾爲墳墓計耳寧乘時以邀賞耶適者鋒鏑之下已有餘慘更忍殺數百人以爲功乎且此皆良民爲賊所脅以至是即解其縛縱之歡聲如雷皆叩頭泣謝去鄉邑遂安

無何歲大旱民飢頹復集鄉人就陶山新創僧寮度灘本灌田萬餘畝就食者日且千餘人紹興中太守章誼薦於朝召赴都堂審察至則以中興十策干執政語不合歸老於家年九十餘卒

敷文閣待制薛直老弼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刑曹累官太僕丞靖康初金人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不悅惟弼意與綱同圍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果敗李綱求太原弼言僉必再至綱不當去宜

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尋罷歸家食者八年高宗幸永
嘉剛見宰相請移蹕入城某可以得財某可以得舟由
是民不加斂而供億無乏之宰相以爲才薦起提舉淮東
鹽事改湖南運判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𤢖又不能平
更命岳飛討之么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
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　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
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戰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
購舟首勿與戰造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
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

盡平、進直秘閣、時荆帥王彦移襄、不即赴、彦所得募人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疑有變、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將安出、所從兵多少、弼曰、若志在除彦、弼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荆南送吏足矣、彦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彦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請終服廬山、張宗元權飛事、飛將裴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踵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閧、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佯語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

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盗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
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
靖則地過桃源遠矣以甲士千餘自衛來謝弼談笑詰
其反狀斬其首以徇遷秘閣修撰以左司郎官出知黃
州時福州大盗有號管天下伍黒龍滿山紅之屬其衆
甚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作山砦自保守臣募將議
委漳泉汀建募强壯游手各千人爲效用與殿司統制
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升弼集賢殿修撰與兩將易漕
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於朝事下弼議弼

謂共守漳頓、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巡檢、選丁壯千人隸青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凡四年而賊平、擢知廣州、錄前功、進敷文閣待制、卒年六十三、贈通奉大夫、諡忠簡、

徽猷閣直學士沈元用晦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遘之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借給事中、從肅王出質、後得還、眞爲給事中、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

而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高宗如揚州將召為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驩為布衣時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翻行豈足為終身累耶不果召帝知會稽移守婺州以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道行在面對言藩師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雖自渡叙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圖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

假我大軍南侵，則五羣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劃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耶義步兵法，朞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方以韓世忠屯兵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於揚州，麟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稱麟議論激昂，常曰：麟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雖甚壯，膽志頗怯，更觀麟事能副所言否。然麟不爲世忠所棄，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靖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爲本州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

結諸洞蠻歲出為患晦選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諭以威信皆詣府請除籍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敷文閣待制柳元禮約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徽州司錄召拜監察御史論三鎮不可棄累陞

顯謨閣克御營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不可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横潰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安堵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出無藝吏慢弗虔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構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賢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

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又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敷皆人所不敢言者俱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爲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秘閣修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人渝盟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逐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

吏部侍郎趙叔達粹中

趙粹中字叔達其先自洛州徙居於鄞登紹興進士第孝宗銳意恢復虞允文王藺趙雄輩俱以言兵驟進粹中因進恢復機要十論制狄權鑑四十卷富彊要策十卷孝宗亟喜之一歲九遷由秘書郎權起居郎給事中後除吏部侍郎所奏對多言邊防摩畫經理俱詳盡情事雖遠在數千里外如指諸掌嘗上疏罷王安石父子從祀乞雪岳飛寃狀又集司馬光范鎮董棻等奏議並太祖皇帝東齋之位議不行寧宗即位卒如其議後以

衔制知池州大閱軍校一日用公帑錢三百萬郡政修舉吏民懷之

淮西運判方躬明有開

方有開字公明淳安人少倜儻有大志嘗游荆襄覩形勢爲國子錄輪對論吳蜀偏重荆襄居中爲用武之地因上辨形勢講攻守開田疇建府衛四篇孝宗大悅諭之曰今日之勢有如蜂蠆朕每思不覺寒心卿能爲國遠慮轉司農丞再對論規模荆襄鎮以心腹宜講屯田爲大計上尤欣納且曰屯田朕念之久未有能任之者

卿有志事功異日宜為朕當一面後運判淮西書屯田詳議二十二卷以獻當國者沮之卒不得一展其才而死所著有奏議五卷詩文十一卷

龍圖閣直學士吳明可芾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秘書正字以不附秦檜諭罷尋起知處州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既而金主亮斃上亟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命

有審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帯言令欲控帶襄漢引
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
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徙悦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
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絶望
矣出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
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帯輿致十一人者與
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改知紹興府
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帯以攢宮在殯奏免支移折變
鑑湖久廢常苦旱澇會歲大飢出常米募飢民濬治召

拜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
傷酒家保、帯捕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帯使
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帯曰、是可與言
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
太平興國宮、起知太平州、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
擾郡境、帯呼至庭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
聞、詔褒諭、改知隆興府、帯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
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
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常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

官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附
晩退閒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
寶謨閣待制徐子宜誼
徐誼字子宜平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
臨御久事皆上決執事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
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
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
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隋矣光宗初受禪出
知徽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寢

疾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
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進皇子嘉王參決、宰相
留正不能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
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
嘉王代祭、及將禪、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譲
趙汝愚、汝愚問計將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
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胄、實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
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
侂胄請於憲聖、憲聖許之、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

下諸房公事、兼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覆觖望、諶告汝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諶、除授建明多咨訪諶、隨事裨助、不避形迹、而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乞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諶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而諷侂胄、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謫諶、退東裝冀諶還、謁留之、適殷勤、諶不徙、適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諶知其情、益怨恨、諷御史劉德秀胡紘等劾諶、請

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後徙婺州、久之、許自便、起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陞寳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肆鈔掠、與我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逆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謐晝夜撫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謐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間、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追謚忠文、

吉州刺史蔡直之必勝

蔡必勝字直之平陽人乾道初中右科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衫拜庭下必勝始袍笏以客禮見召試為閤門舍人倖臣曾覿方用事冀其過己必勝故不往出知邵州陛辭論擇方面人才為天下大計孝宗異之曰觀卿儀表非俗前程未可量也還帶御器械光宗在東宮聞其不見曾覿歎息言必勝固是佳士及即位擢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喪中外洶洶憂禍起旦夕必勝與趙汝愚定議立寧宗天下宴然必勝之功居多韓侂胄方規專權忌之出知廬州既鎮淮右

遂議浚肥河造戰艦大張聲勢以基遠圖俛肯並忌之郎擢吉州刺史奉祠卒必勝為政能求人疾苦審事利病條畫修廢先後以倫任盧封馬亮包拯之墓因墓其祠以公田給祀事四方名士壙於家者不以疎寄存問無虛日其忠孝慈良根於天性故凡所立皆得其大者

建康府判陳同父亮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此國

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捐令揖兗因得徧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兗持不可葵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兗嘗圖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兗更名同詣闕上書數千言勸上移都建康斬圖恢復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

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措、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耻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義、不悦、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諭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餘日、又詣闕上書、言尤剴切、既上、帝欲官之、亮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涉犯上、或以告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

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因疑事由於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次不服又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嘗與朱熹辯論三代漢唐之際究皇帝王霸之略數往返不屈熹雖不以爲然至其心無常泯法無常廢兩言者雖

熹亦心服其不可易也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主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變而竝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言恢復大計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亮與鄉人會宴同坐者歸而暴死累繫獄會呂

與毆且笑擠且死恨曰隊上合使殺我縣令王恬責其事、臺官論監司遲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辨而覩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行事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

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疏、乃大喜、以爲善處人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不謬、孝宗在南内、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殊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産、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

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丞相喬行簡爲請

謚事下太常定謚曰文毅更與一子官尤異數云所著

有龍川文集葉適爲之序

敷文閣待制周彥廣淙

周淙字彥廣湖州長興人左中奉大夫需之子以父任

爲郎歷官通判建康府時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

選首命淙守滁陽未赴徙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

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亮傾國犯邊

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

原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於道湜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於鄱梁見湜謀飄稱難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湜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後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殘蹂民多流亡湜極力招輯安堵無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湜屢賜親札湜奉行盡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戒乃條上禁止十五事臨安駐

畢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請疏浚工畢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移守婺州復奉祠告老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通判邵武軍葉右叔介

葉介字右叔婺州義烏人淳熙六年進士歷官通判邵武軍泉南海寇為亂介召軍將密授方略出其不意悉擒之後以奉直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卒

煥章閣學士沈賓王作賓

沈作賓字賓王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中刑法科歷官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帥守丘崈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盜禁寬租期均徭役決滯獄五十日閒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蘖之罷去民請於朝借留不遂為立留賢碑歷官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擢太府少卿進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時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於獄而竄其奴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攢官一司歲縻

經總制錢爲緡率四萬有奇丹雘未弊加之塗飾墻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瀆非所以妥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畫肯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遂以言者罷歸起知潭州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錫以衣物又得强勇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内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市井

無譯壽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餘財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月作實考遂員稅吏姦閱三月節有半年之儲兼權工部尚書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逌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洲曰北鄉曰邐塘并永新之縣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堂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諸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刺其儒弱者爲廂

軍在郡搏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實謂生平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軍半隸本府進寶謨閣學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煥章閣學士黃文叔度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

恐為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言父子相親之義不聽力求罷去寧宗即位復召為御史時韓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為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為侂胄所覺御筆遽除直顯謨閣知平江府改知婺州坐事降罷侂胄誅召拜太常少卿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為辱國非之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

兼江淮制置使、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飢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佽胄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役遣之、還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已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進禮部尚書兼侍讀、促入覲、丐去愈力、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

爲編年不用前史失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

青松居士俞商卿顥

俞顥字商卿錢塘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仕淮東宣撫丘宗令其佐畢再遇救山陽顥料虜必窺采石請回軍采石河以遏其鋒虜擣虛不入而遁再遇知揚州盡平江湖多顥計畫再遇欲治脅從者救活甚衆開禧議開邊政府密引顥畫計顥言輕脫寡謀之人不可輕信趙

良關張覺甡轍可鑒也歷秉旄節皆有聲實慶二年致仕築室九里松買舟西湖會意處竟日忘返以詩詞自適號青松居士有集若干卷

安德軍承宣使趙君錫希琯

趙希琯字君錫餘杭人登慶元二年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琯下座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琯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琯人爲危之希琯至關審形

閉閤申令諜候分畫粗定賊已遣諜窺覘希琯得諜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嚴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來至希琯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者黨聞風而遁希琯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琯由他道以避之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屬下邑弭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鹽井刺病使者上請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召對希琯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閫緣之功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沉之費

大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會朝議燕邸近屬並朝參者少命希瑨易班希瑨力辭弗允特換授吉州刺史以寶璽恩進和州防禦史理宗郎位以公族近邸恩進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總治綱紀人心上爲動容慈明官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希瑨風姿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是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獻文嗣侍制王資道居安

王居安字資道黃岩人舉淳熙十四年進士第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十年不調授江西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而力爭不少屈入爲國子博士遷校書郎改司農丞出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爲秘書丞轉對言制置司不關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筭之上也李壁嘗語人曰比年論邊事無若王秘書之明白者遷著作佐郎權考功郎誅韓侂胄居安

實贊其決權右司諫兼侍講時楚彥逾與樓鑰林大中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聞列政地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同升學幾於薰蕕並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徹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既供職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邪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其畫

臣爲陛下耳目官諫壘未乾乃以近權要徙他職[illegible]其言勝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明日出國門太學諸生有衆脩乞留者四明楊簡邀逅山陰道中謂此舉書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起知太平州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除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少堅持之賊窮蹙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餌以

與糧賊書謀蓋逞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丞
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歸
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勳陳廷佐之徒並
起為賊矣故兵四劫掠永新撤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
廷憂之遂以居安為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
勝則民皆為賊官軍勝則賊皆為民勢之翕張決於此
舉將軍素以勇名恠於山賊可乎俊得書皇恐不敢以
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於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郴州爲
權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遂

吏特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猱若鈔吾糧則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棘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服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僚曰兩虎鬬於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族棘木橋賊黨襲元勵擒其李甯元勵以獻時清草峒賊亦就禽並磔於吉之鎮

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
僻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壁固守居無何世傳果
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令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密
爲方略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畢
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
用以賊擊賊之法故兵民無傷者徙鎮襄陽以言者罷
閒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召還工部侍郎理宗即位
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將行盜起寧化部使者遣左
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民聞驚

遁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盛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抵郡州人大懼賊知郎有撫納意郎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擢汀守者倔彊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爲己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連江西贛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後求隻頭爛額之功邪即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

資政殿大學士趙清臣菩湘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不陋從高宗南渡初家餘杭閩明州多名儒遂徙居焉善湘初以恩補中順郎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換承事郎調金壇縣丞改知餘姚縣添差通判嘉州以招茶寇功判無為軍兼淮南轉運判官淮西提點刑獄累遷大宗正丞兼權戶部郎官進直徽猷閣兼知廬州以平固始寇功進直龍圖閣知鎮江府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修撰封薛符男賜食邑實慶二年進寶章閣待制江東安撫使進封子加食邑紹定元年以劄防江軍及平楚寇等功進龍圖

閣待制兼江東轉運副使三年進煥章閣直學士進襲
伯加食邑李全犯淮東進煥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兼
命專討許便宜行事及戮全露布以聞陞兵部尚書遷
封侯加食邑時善湘見范葵進取慰籍殷勤餽問發遣
有請必應選諸子之有經緯者咆實應以從范葵本議
功督府故積年適寇應穫俱定復以平閩寇功轉江淮
安撫制置使及策應荊湖功進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
例以受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住降復盱眙軍泗壽三州
功進資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金器等物丸藥

乞歸皆不許請愈力進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封天水郡公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師

司農卿洪季思夔炎 從兄揚祖附

洪夔炎字季思淳安人登寶慶元年進士第爲桃源酒官端平間禁軍搆逆命夔炎撫諭既受者索飲至醉卧肴廡下徐以單騎入軍或引斧斫其導卒血濺衣裾而色不爲動諭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兵變仍命夔炎綏撫至淮揚閫帥趙葵詭以指日破城夔炎日攻討者制閫之大義撫諭者天朝之至恩葵深韙之及至精

士猶危言相恐必欲自效夔炎曰殊恩曲赦非愛罔李愛百姓也遂入城宣詔進敕首關以自新之路一軍以安轉武學博士時從兄揚祖爲太學博士宰相范鍾語之曰難兄難弟乃武乃文復以太宗正丞贊浙幕召拜司農卿差知衢州朝議以其有經濟才且將大用未幾卒官時論惜之有文集二十四卷

端明殿學士王子文墊

王墊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以父蔭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

執弟子禮紹定初汀郡盜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軍
事盜起唐石親勒兵剿之進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
事急遣使講和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
上疏言八事為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
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密院下三閫諭
旨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
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改兩浙轉運判官
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
險備具為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他命時以米

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江尤重於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游兵巡江上增創水櫃就楊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畫之遷沿江制置副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謂要務莫如屯田請行事宜修飭行宮諸廢又推京口法創游擊軍萬二千蒙衝萬艘江上實然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

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有奏議文集若干卷

觀文殿大學士史子由嵩之

史嵩之字子由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調光化軍司戶參軍歷陞通判襄陽府以經理屯田積穀六十八萬擢權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參議官棗陽屯田成進兩秩以明堂恩封鄞縣男賜食邑歷官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升置制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端平六年破蔡滅金獻俘上露布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

不合丐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閫協謀犄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水潦螟蝗之災飢饉流亡之患極力賑救尚不聊生征調旣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戶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爲盜飢餓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旣慮其始必慮其終願與二三大臣

深討而熟圖之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有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附和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罪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不敢嵩之力求去進寶章閣學士提舉太平宮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召拜權刑部尚書力辭疏言今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每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歸進寶章閣學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使賜便宜措揀兼

湖廣總領淮西安撫使廬州圍解詔獎諭之以明堂恩進封伯加食邑餘奏江淮各三事又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漢陽受攻嵩之帥師發江陵奏誅張可大冦盧普李士達以其弃城也黃州圍解拜端明殿學士職任如故進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詔入覲拜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荊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制置司兼督視淮南軍馬城黃州復光滁二州拜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如故進封公加食邑薦士三十有二人其後董槐吳潛皆號賢相復信陽以督府米賑淮民之飢復襄陽自是邊境多

以捷聞寵眷特隆賜賚無虛日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卻西夏書例以不敢聞於朝還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封永國公加食邑遭父喪詔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諸生及在朝之士多論嵩之不當起復帝意頗悟遂聽嵩之終喪自是不爲公論所容居閒十有三年寶祐四年授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尋卒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謚莊肅

南陵知縣唐子和韶子良嗣刊

唐詔字子和蘭谿人嘉熙四年以漕試中南省第二嘗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制使史嵩之遣往襄陽勞師時元兵在境江面騷驛詔駕舟直上使其子良嗣率死士前進所向皆克徑抵襄陽破圍而入呂文煥大喜曰不勞師者已三年矣今君獨來且宜置酒爲賀詔策曰敵人不意故吾能轉戰而前今若久住外必嚴兵堅備何以爲歸乃請文煥出軍數萬攻其兩端詔與子良嗣仍率死士與虜大戰中流破賊而出嵩之上其功陞南陵知縣經略不勞而辦郡守趙與諜留守馬光祖僉使

劉震孫交薦於朝有旨籍記姓名厚加錄用未及用而卒

制置副使賈濟川涉 父偉附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歷官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等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於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

亭何地丙遣李全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開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喂餓虎喂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軍涉亟遣傅翌論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珪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安忠等數十萬大

入且以討誘珪等涉意珪等爲金用而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邀其歸路以傳翌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扶傷散萬忠以歸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帥問平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以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

捏其手食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捏者不滿六萬人盡畀
常屯七萬餘使王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
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復登
萊二州青州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閒是
恩博景德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僃檄中原以晁
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聚起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
圖未下州郡擢太尉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
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於朝涉遣李
全等赴之[illegible]朝宗等爲後繼丞相史彌遠擬陞劉[illegible][illegible]

涉以為無故歷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不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黄陷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又長鎮與荆湖制置使趙方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金人於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渡西先是蘄州受圍余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涉時已疾力辭事任金人復大入強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達勃朮魯答哥率細軍及三萬兵渡淮涉以合達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號

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單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金酋大敗答哥溺死陷失火焚細軍長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於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寃不避寒暑泣愬千年至伏書闕下及出身效力封疆卒以勤死可謂能忠能孝而孽于不才家聲盡隕論者惜之

常熟縣知縣孫季和應時 父介附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父介師事胡宗伋躬行古道訓授閭里鄉人稱爲雪齋先生應時八歲能屬文從陸九淵悟心性之學舉進士尉黃岩朱熹爲常平使者一見即與定交任滿去士民欲置田宅留居之辭不受丘崈帥蜀辟之入幕是時吳挺畜異謀爲朝廷患會挺有疾乃俾遣應時視之實察其軍情也挺盛禮十獻應時辭焉歸告崈曰今挺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死進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楊輔兼利州安撫節制之崈遷

材帥以代吳氏可防近患已而挺死宗如應時計朝議從之一方妥然改知常熟縣已代矣郡將以私憾摭應時負倉粟三千斛實前令積逋也士民聞之爭揩負代償而應時卒坐此貶秩尋判邵武軍未赴而卒其後吳曦果叛伏誅公卿臺諫訟言應時問學淵醇行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為國家弭患於未然請錄其後詔補其子下州文學應時兄弟父子世相友愛建世友堂合睦同室衣冠以為儀刑

知饒州孫起騁炳炎

孫炳炎字起晦子秀之從子也初以進士爲福州教授歷湖南路帥幹辦官改淮東制幕皆以盡職稱入爲宗正丞權吏部郎出知饒州按視廚運米二十萬石請得分限補償乞免專官專吏之擾其新米則按月轉輸詔從之顧寇出沒二廣爲患炳炎不折一矢解散之廣帥劉應龍舉以自代會江上師潰歎曰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食其祿不避其難者臣子之誼也遂勤所部將校屯豐城以拒寇尋以言罷歸遂不復起炳炎爲人光明俊偉愷悌靖共 爲宗正丞時輪對請劄子言天下大

計切蒯君德彝

綱凜凜無所忌諱朝野傳頌之